

傅湘如 不如不愛

一篇篇動人的故事

一顆顆熾熱的心

自情愛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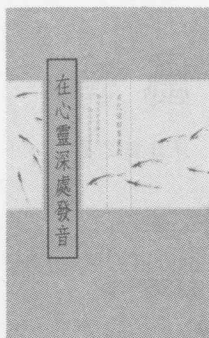
名利

有人迷失

淹沒了自己 有人輕輕走過

無風無雨 也無晴





在心靈深處發音

心靈篇序

揚聲相吟

希代編輯群策劃

鏗鏘弦音放歌行

其實，生活不必是一昧嚴肅以待的，如果願意多花一些心思，日子是可以鋪陳得極生動的。

偶爾是擦肩而過的笑意；或是端坐公車上冷眼看窗外的熙攘；夜裏伏筆案頭啜茶、冥思……

心靈的弦音，我淡泊隨吟地將唱起來，心煩嗎？跟我唱一首歌吧！

《在心靈深處發音》

定價 110 元

希代編輯群策劃



《台北風情》

洋娃娃之夢

林佩芬

最新著作

浪漫插播扣心魂

這個城市，有著洛城的時髦；巴黎的浪漫；還有，東京的旋風經濟！

這裡的人兒，個個才氣過人；思想前衛，生活得舒適自在，直教天使妒嫉？！

林佩芬，都會女子的最佳典範，用心、用情，悠悠唱出十首扣人心弦的生活插曲，在這個最炫麗的城市——台北，繚繞出種種風情……

林佩芬最新短篇小說集

《台北風情》

定價 110 元



廖輝英

第一本中篇小說集

兩性生態的聽診器

《芳心之罪》

錯誤何忍伴終生

紅毯那一端，等待的，是顆什麼樣的心？如果，「郎才女貌」方是「天作之合」，因何笑靨隱沒在淚痕之後？

無心的錯誤，有心的傷痛，是時、空也撫不平的裂縫！不怨責什麼；也不恨尤，不過是將錯誤還給過去，將一生自在，重新穿戴！

女性意識文學翹楚——廖輝英，在新書「芳心之罪」中，以更開闊的視角，為兩性生態把脈。

《芳心之罪》

定價：120元

廖輝英第一本中篇小說集

陳艾琳
心的徘徊



《心的徘徊》

一段時空交錯的世紀戀曲

陳艾琳 震撼文壇的新星
第一部長篇名作

異國鵜鶘中國情

她是愛情女巫，

在兩個男人身上施了中國魔法；

一個是她同性戀的才子丈夫，

一個是愛她如癡如狂的畫家情人……

陳艾琳，震撼文壇的後起之秀，展現其醇美的文采，成就一段時空交錯的世紀戀曲——「心的徘徊」，在此新書中，她溫婉地向世人宣告：另一種綿長的情懷；純屬中國的！！

陳艾琳第一部長篇名作

《心的徘徊》

定價：130元



劉依萍

精心創作

3個離婚的女人

紅顏相惜

她們在情感的翻雲覆雨中一路顛簸而來，離亂後的心境，幾許難堪和無奈，却無法道為人知。

也許累了，看透了，紅塵滾滾裏，她們擁著相同的際遇而相依相惜，平心細數世間薄情種種。

劉依萍將這段故事，用細緻的心，寫下現今離婚女子的愛與恨。

《3個離婚的女人》

劉依萍最新長篇小說集——

定價 110 元



黃凡 最新力作

財閥

金錢不是唯一

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，在這個工商社會裡，金錢似乎代表了一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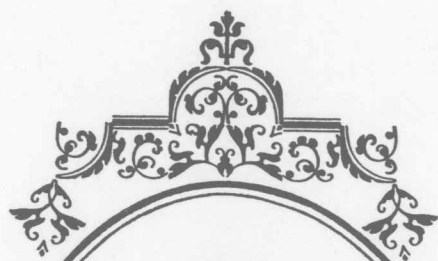
一百萬可以買到部屬的忠心，一千萬可以贏得佳人的芳心，一億元可以擁有呼風喚雨的權力。

然而處於勾心鬥角、爾虞我詐的商場裡，一個坐擁金山銀礦的商業鉅子，他可以一手遮天，他能夠瞞天過海，但仍有他買不到的事。到底還有什麼是他買不到的？讓黃凡慢慢地說給你聽！

黃凡長篇小說

《財閥》

定價 140 元



不如不愛

傅湘如著

希代文叢
172

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

不如不愛

傅湘如著

定價110元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
SITAK PUBLISHING & BOOK CORP.

社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639 巷 25 弄 35 號

電話：(02)7135272 · (02)7135273

(02)7135736 · (02)7172226

FAX：(02)7176097

發行人：朱寶龍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 0779 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蕭雄淋（北辰著作權事務所）

排版者：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：(02)3223332 FAX：(02)3223743

中華民國79年2月第1版第1刷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、不可翻印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向本公司郵購：劃撥帳號 0017944 1（希代書版）

《本書不可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》

ISBN 957-544-004-8

從校園到社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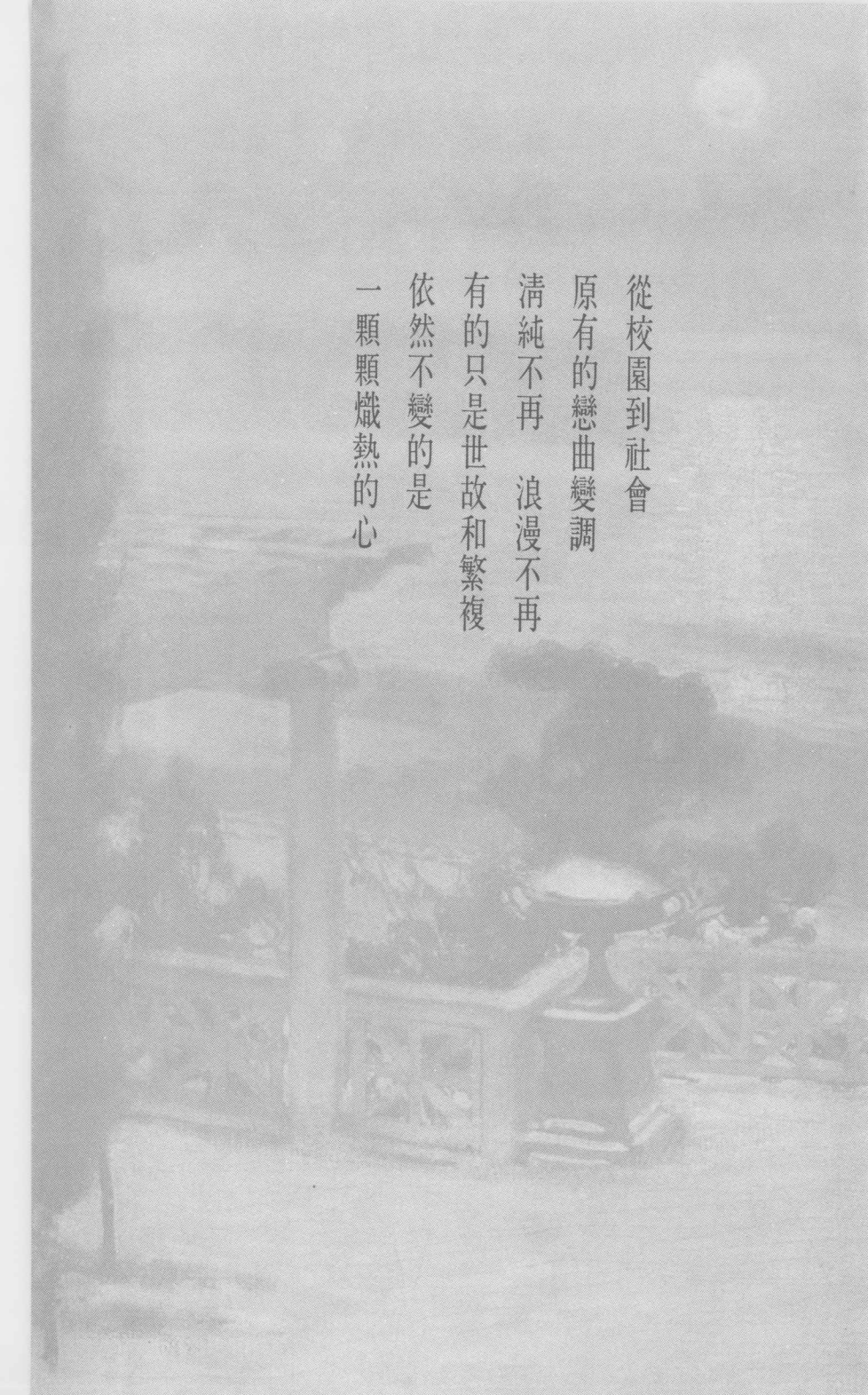
原有的戀曲變調

清純不再 浪漫不再

有的只是世故和繁複

依然不變的是

一顆顆熾熱的心



編織的女孩

傅湘如

曾經，有個魚雁往返多年的筆友，初見面，冷不防問我：「是不是文學院的女孩子都比較愛作夢？」

我沉吟了半晌，給他的回應居然是：「大概是吧！喜歡作夢的女孩子比較適合念文學，然後，四年的薰陶又加強了這種傾向。」第一次，我不否認自己是個擅長作夢的女子。當然，也仍免不了為自己辯護：「作夢也可以是一種想像力的發揮。」不作夢，又何以創作？於是他說：「作夢沒什麼不好！」

「你們，不作夢嗎？」我知道，他一直懷抱著很淒美的一段舊夢。

「作什麼夢？」他反問我。我問自己：是否一場春秋大夢過後，人類便該學會遺忘作夢的本能？是他先提作夢的，卻反過來跟我要定義，這是他的狡猾了——我一向知道的。等著見他一面等了一年半，我已疲憊，隨口應了：「前途呀！」

他低沉雄渾的聲音隱沒在颼颼的北風中；隱沒在火車進站的轟隆聲裏，我沒聽清楚，也不想聽了。

他一向待我的方式是：因為怕最終的結局會對我造成傷害，而始終在過程裏保持冷漠和淡然……。

我不知道他心目中的我是個什麼樣的女子，也許以我的外表來理解：嬌弱而柔荑；也許以一般對一個寫作者的認知：內向、憂鬱、終日浸淫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；也許他會在信中的字裏行間讀到我鮮活、精敏的另一面，那麼，也許，他也會像周遭的朋友下同樣的定論：「她那個人啊！不按牌理出牌！」我曾為此沾沾自喜過。「可又不見得出好牌。」這才是最終的、真正的結論。一陣錯愕之後，我朗笑依舊。是的，不見得出好牌，因為我知道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沒有人能定義所謂的「好牌」！也就因這樣的想法和性情，註定了我的「與眾不同」！

大學時代，雖稱不上轟轟烈烈，但確乎是人羣中的異數。踽踽獨行時，往往擺脫不了「衆人皆醉我獨醒」的孤高形象，別人眼中如此，自己的感受也一樣；然而，一旦投入人羣中，我又截然是另一個活潑跳脫，甚至有幾分頑皮任性的女孩了，在所有的聚會談笑中，我可以是呼聲最高、帶頭起鬨的人，而且完全樂在其中，意猶未盡，而不必有「鬧熱中的寂寥」的多愁善感；或「曲終人散」的惆悵，完全是健康、開朗而年輕的生命了。

漸漸地，我才發覺自己有極鮮明的、幾乎是兩極化的性格，這也許也是我常遭誤解之處。

不論從血型、從星座、乃至從紫微斗數來看自己的性情，都是屬於多變、善變且求變的類型。偏偏我有一個拘謹、保守而嚴肅的父親，嚴謹的家教加上我浪漫的天性——足夠成全我的雙重性格了。

也許是萬變不離其宗，父親的「以不變應萬變」始終使我沒能發揮我性格中「變」的特質，就像七十二變的孫悟空始終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般，我的求新求變在父親的嚴管下，始終「變不出什麼名堂」來。然而，父親對我層出不窮的伎倆也常窮於應付，父女之間唯一取得折衝的平衡點恰是寫作……我在現實中既不便「推陳出新」，也只好在文章上「日

新又新」，父親終也因我的興風作浪只限紙上作業而樂觀其成……

善變的個性中，寫作是例外，感情是例外，情有所鍾，鋪展開來的自是言情小說了。寫愛情小說純粹是隨興、隨喜與隨緣，並非刻意，如果以心理學的觀點來看，這該是一種補償作用——現實生活中的感情既不如意，只好以創作來彌補或探討這一切缺憾。

除了說故事，我更善於傾聽，由於工作，我很有機會接觸到不同職業、身分、年齡和教育程度的各種人，課堂上聊著聊著，不知不覺就流露了許多心聲，常常聽了動容，更多的是衝擊，現實生活中，愛情往往不再單純、清新，而不論男女，我們都有足夠的藉口不去對情愛忠貞，男的說是事業；女的說是青春；共同的藉口是環境；更直指人性的是「生存」，在這樣的大前提下，所有的海誓山盟的確都不足道了。

我還算勇敢，勇於作夢，也勇於去圓夢或碎夢，然後，也很有勇氣去面對夢斷後的殘局，還好，畢竟是娑婆世界——堪忍。我一直相信，能作夢，表示生命力依舊盎然，事實上，年行漸長，第一個斷喪的，恐怕就是作夢的能力了，君不見孔老夫子的浩歎：「甚矣！吾衰矣！久矣！吾不復夢見……」

一部小說集，算不算我的一串夢呢？或期盼成真的美夢；或恐破碎的殘夢……然而，整

本書，六個故事，只有一篇是真正的夢，其餘，均有真人實事，猜得出來是那一篇「純屬虛構」嗎？

書名「不如不愛」是因所有的故事中的主角皆不可避免的為愛受苦，因情憔悴，然而，不受傷，又何以成長，相信至終也是無悔的！

我有一個夢，一個粉紅色的幻夢：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，願天下眷屬都是有情人……

